



東漢書疏卷之三

明武昌吳國倫校

漢和帝

張奮

字稚通純
子司空

上疏勸興禮樂疏

聖人所美政道至要本在禮樂五經同歸而禮樂
之用尤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
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化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先
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孔子謂子夏曰禮以脩外
樂以制內丘已矣夫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厝手足臣以為漢當制作禮樂是以先帝聖德數下詔書愍傷崩缺而眾儒不達議多駁異臣累世台輔而大典未定私竊惟憂不忘寢食臣犬馬齒盡誠冀先死見禮樂之定

再上疏

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謹條禮樂異議三事願下有司以時考定昔者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禪告成而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帝詔曹褒今陛下但奉而承之猶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為制誠無所疑久執謙謙令大

漢之業不以時成非所以章顯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為後世法

丁鴻

字孝公潁川定陵人大尉

日食上封事

是竇太后臨政憲兄弟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

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強盛侵奪主執則日月薄食故詩曰十月之

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春秋日食三十
六弑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
放下利器不可假人覽觀徃古近察漢興傾危之
禍靡不由之是以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
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故雖有
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執也今大將軍雖
欲勅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
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侍報雖奉符璽受
臺勅不敢便去又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
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

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不見戒以告人君間者月滿
先節過望不虧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
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以防其禍詩云
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若勅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凶
妖銷滅害除福湊矣夫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
干雲蔽日之木起於葱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
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
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臣愚以爲左官外附之臣
依託權門傾覆諂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
間者大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歛吏人遣使

貢獻大將軍雖云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爲姦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從橫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

竇憲外戚大將軍

上皇太后疏

和帝即位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曰

禮記云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

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保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大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自禮記以下至此皆大戴禮之文孝昭皇帝八歲即位

大臣輔政亦選名儒常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平成聖德近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臣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姿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桓榮親爲帝師子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

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爲詩經先帝所褒宜令郁方並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

劉愷

字伯豫般之子司徒

議行喪禮

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喪由是內外衆職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不爲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爲不便愷獨議

曰

詔書所以爲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職在辯章百姓宣美風俗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也

何敞

上疏諫濟南王康

建初八年肅宗復還所削地康遂多殖財貨大修宮室奴婢至千四百人廐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頃奢侈恣欲游觀無節永元初國傳何敞上疏諫康曰

蓋聞諸侯之義制節謹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大王以骨肉之親享食茅土當施張政令明

其典法出入進止宜有期度輿馬臺隸應為科品

左氏傳曰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

也而臣臺今奴婢廐馬皆有千餘增無用之口以自

蠶食宮婢閉隔失其天性感亂和氣又多起內第

觸犯防禁費以巨萬而功猶未半夫文繁者質荒

木勝者人亡皆非所以奉禮承上傳福無窮者也

故楚作章華以凶楚靈王成章華之臺後卒被殺吳興姑蘇而滅

姑蘇臺一名姑胥臺景公千駟民無稱焉今數游諸第晨夜

無節又非所以遠防未然臨深履薄之法也願大

王修恭儉遵古制省奴婢之口減乘馬之數斥私

田之富節游觀之宴以禮起居則敬乃敢安心自

保惟大王深慮愚言

上封事

夫忠臣憂世犯主嚴顏譏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

而猶為之者何邪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

往事國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昔

鄭武姜之幸叔段左傳鄭武姜愛小子叔段莊公立武姜請以京封叔段謂之京

城太叔後武姜引以襲鄭衛莊公之寵州吁左傳衛莊公寵庶子州吁好兵公不

禁大夫石碣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莊公不從及卒適子桓公立州吁刺殺桓公而

篡其位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

飢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蘇秦曰飢人之所

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伏見大將軍憲始遭大憂公卿比

奏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

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

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

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倡誅戮無罪肆

心自快今者論議凶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

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為憲等若有

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申伯周宣王

德故尹吉甫作頌以美之如憲等陷於罪辜則取陳平周勃順

吕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為憂也臣敬區區誠

欲計策兩安絕其絲絲塞其涓涓周金人銘曰涓涓不壅終為江

河絲絲不絕或成網羅也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

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然臧獲之

謀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嚴怒臣伏惟累

祖蒙恩至臣八世復以愚陋旬年之間歷顯位備

機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而冒死

自盡者誠不忍目見其禍而懷默苟全駙馬都尉

瓌雖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

班超

乞歸中土

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曰

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况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爲沒西域臣不敢墜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日見中土

張俊

蜀郡人尚書郎

上書陳謝

俊下獄當死自獄中占獄吏上書自訟書奏而獄已報廷尉將出穀門臨行刑鄧太后詔馳騎以減死論俊上書謝曰

臣孤恩負義自陷重刑情斷意訖無所復望廷尉

鞠遣歐刀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飛揚形容以枯陛下聖澤以臣嘗在近密識其狀貌傷其眼目留心曲慮特加徧覆喪車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槥起見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俊破碎骸骨舉宗腐爛所報萬一臣俊徒也不得上書不勝去死就生驚喜踊躍觸冒拜章

徐防

字謁御沛國
鉅人太尉

疏論經術

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爲章句以悟後

學上疏曰

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

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輕侮道術
寢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
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
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
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
以爲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
失或久差可矯革

袁安

字邵公汝南汝陽人

諫立北虜

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

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
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
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乎章
和之初降者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
東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心不
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鴻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
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勲者也
宜審其終以成厥功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
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
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

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奮議而欲背棄先恩夫言行君子之樞機賞罰理國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兵食可廢信不可去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

魯恭

字仲康扶風平陵人司徒

諫擊匈奴

和帝初立議遣車騎將軍竇憲與征西將軍

耿秉擊匈奴恭上疏諫曰

陛下親勞聖思日昃不食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北陲爲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獨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虛國無蓄積會新遭大憂人懷恐懼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盡諒陰三年聽於冢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

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今乃以盛春之月
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
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
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
氣爲之舛錯况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
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夫戎狄者四方
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
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
已今邊境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爲令家給
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又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

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

缶終來有它吉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

已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今匈奴爲鮮

卑所殺遠藏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

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祭彤遠

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永平十六年竇固祭彤耿秉來

苗等四道出擊匈奴固至天山擊走乎衍王彤白坐不至涿邪山無所見而還下獄免爲庶人也

山之難不絕如縋白山即天山也公羊傳曰中國不絕若縋也都護陷

没士卒死者如積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

未弭仁者念之以爲累息柰何復欲襲其迹不顧

患難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使者在道分部督趣趣音促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群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柰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爲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留聖恩休罷士卒以順天心

諫盛夏斷獄

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爲政因此遂盛夏斷獄恭上疏諫曰

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憂念萬民爲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時令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賤之化因以盛夏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隱惻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易五月始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

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行者尚止之况於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飢流冗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食挺猶寬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人傷於疫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為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

魯丕字叔陵恭弟侍中

疏論經術

和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罷朝特賜冠幘履鞮衣一襲丕因上疏曰

臣以愚頑顯備大位犬馬氣衰猥得進見論難於前無所甄明甄別也衣服之賜誠為優過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

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
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禹臯陶之相戒
尚書帝舜謂禹曰臣作朕股肱耳目禹戒舜曰安
汝止慎乃在位咎繇戒禹曰真厥身脩思永
九族在知人禹曰吁威若顯周公箕子之所陳周
時惟帝其難之是相誠也觀乎人文化成天
下陛下既廣納謇謇以開四聰無令芻蕘以言得
罪既顯巖穴以求仁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失

周紆字文通下邳徐
人司隸校尉

上疏請誅竇瓌

臣聞臧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

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
雀按夏陽侯瓌本出輕薄志在邪辟學無經術而
妄搆講舍外招儒徒實會姦桀輕忽天威侮慢王
室又造作巡狩封禪之書惑衆不道當伏誅戮而
主者營私不爲國計夫涓流雖寡浸成江河燿火
雖微卒能燎野履霜有漸可不懲革宜尋呂產專
竊之亂永惟王莽篡逆之禍上安社稷之計下解
萬夫之惑

黃香字文彊江夏安
陸人尚書令

疏辭東郡大守

臣江淮孤賤愚矇小生經學行能無可筭錄遭值
太平先人餘福得以弱冠特蒙徵用連偕累任遂
極臺閣訖無纖介稱報恩効死誠不意悟卒被非
望顯拜近郡尊位千里臣聞量能授官則職無廢
事因勞施爵則賢愚得宜臣香小醜少爲諸生典
郡從政固非所堪誠恐矇頓孤忝聖恩又惟機密
端首至爲尊要復非臣香所當久奉承詔驚惶不
知所裁臣香年在方剛適可驅使願乞餘恩留備
冗官賜以督責小職任之宮臺煩事以畢臣香螻
蟻小志誠瞑日至願土灰極榮

樊準

字幼陵湖陽人光祿大夫

上疏勸興文學

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
孳孳爲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
中興群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
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
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
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
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
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

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
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讌
會則論難行行共求政化詳覽群言響如振玉朝
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
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
門徒衆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
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
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
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寒寒之忠習諛
諛之辭文史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
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竇后性好
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爲宜下明
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官者徵
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
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
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
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

災異疏

臣聞傳曰饑而不損茲曰太厥災水春秋穀梁傳
曰五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

東漢書 卷之三
群神禱而不祠由是言之調和陰陽寔在儉節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尚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遠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今可先令太官尚方考功上林池籞諸官實減無事之物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如此則化及四方人勞省息伏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故事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荆揚孰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

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願以臣言下公卿平議

梁節王暢

上疏謝過

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舉奏暢不道考訊辭不服有司請徵暢詣廷尉詔獄和帝不許有司重奏除暢國徙九真帝不忍但削成武單父二縣暢慙懼上疏辭謝曰

臣天性狂愚生在深宮長養傅母之手信惑左右之言及至歸國不知防禁從官侍史利臣財物熒

惑臣暢臣暢無所昭見與相然諾不自知陷死罪
以至考案肌慄心悸自悔無所復及自謂當即時
伏顯誅魂魄去身分歸黃泉不意陛下聖德枉法
曲平不聽有司橫貸赦臣戰慄連月未敢自安上
念以負先帝而令陛下爲臣收汗天下誠無氣以
息筋骨不相連臣暢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身
約妻子不敢復出入失繩墨不敢復有所橫費租
入有餘乞裁食睢陽穀敦虞蒙寧陵五縣還餘所
食四縣臣暢小妻三十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
自選擇謹勅奴婢二百人其餘所受虎賁官騎及

諸工技鼓吹倉頭奴婢兵弩廐馬皆上還本署臣
暢以骨肉近親亂聖化汙清流旣得生活誠無心
面目以凶惡復居大宮食大國張官屬藏什物願
陛下加大恩開臣自悔之門假臣小善之路今天
下知臣蒙恩得去死就生頗能自悔臣以公卿所
奏臣罪惡詔書常置於前晝夜誦讀臣小人貪見
明時不能即時自引惟陛下哀臣令得喘息漏刻
若不聽許臣實無顏以久生下入黃泉無以見先
帝此誠臣至心臣欲多還所受恐天恩不聽許節
量所留於臣暢饒足

班昭

字惠班彪女超妹曹世叔妻號日大家

上書請歸班超

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

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况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乞超

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
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
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
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
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
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
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趙母也懼括敗先請得不坐
事見史記衛姬者齊相公之姬和公與管仲妾愚
謀伐衛相公入姬請衛之罪事見列女傳

上鄧太后疏

太后兄大將軍鄧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
不欲許以問昭昭因上疏曰

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闢四
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瞽言納蒞蕘之謀慮妾昭
得以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以效萬一妾
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昔
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太伯違邠孔子稱為三
讓所以光昭令德揚名于後者也論語曰能以禮
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致
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靜

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誠恐推讓之名
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
不足采以示蟲螻之赤心太后從而許之

梁嫔

梁竦女南陽樊調之妻

上書自訟

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
幸皇天授命誕生聖明而爲竇憲兄弟所見譖訴
使妾父竦寃死牢獄骸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
里獨妾遺脫逸伏草野常恐沒命無由自達今遭
值陛下神聖之運親統萬機群物得所憲兄弟姦
惡旣伏辜誅海內曠然各獲其宜妾得蘇息拭目
更視乃敢昧死自陳所天妾聞太宗即位薄氏蒙
榮宣帝繼統史族復興妾門雖有薄史之親獨無
外戚餘恩誠自悼傷妾父旣寃不可復生母氏年
殊七十及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收竦
朽骨使母弟得歸本郡則施過天地存歿幸賴

郭玉

廣漢雒人太醫丞

對醫

時玉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
變處一針即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

醫之爲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針石之間，豪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爲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爲不愈也。

東漢書疏卷之三終

東漢書疏卷之四

明武昌吳國倫校

漢安帝

馬融字季長茂陵人議郎

征西羌疏

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往征之，而稽乂不進。融知其將敗，乃上疏乞自効，曰：

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爲民

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道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藝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廝養爲衆所蚩終以一言克定從要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朝廷不能用又陳星虛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爲邊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一方

日食上疏

伏讀詔書陛下深惟禹湯罪已之義歸咎自責寅

畏天戒詳延百僚博問公卿知變所自審得厥故修復性術以答天命臣子遠近莫不延頸企踵苟有隙空一介之知事願自效貢納聖聽臣伏見日蝕之占自昔典籍十月之交春秋傳記漢注所載史官占候群臣密對陛下所觀覽左右所諷誦可謂詳悉備矣雖復廣問陷在前志無以復加乃者第氣干參臣前得敦朴之人後三年二月對策北宮端門以爲參者西方之位其於分野并州是也殆謂西戎北狄其後種羌叛戾烏桓犯上郡并涼動兵驗略效矣今復見大異申誠重譴於此二城

海內莫見三月一日合辰在婁婁又西方之宿衆
占顯明者羌及烏桓有悔過之辭將吏策勲之名
臣恐受在典牧者苟脫目前皆粗圖身一時之權
不顧爲國百世之利論者美近功忽其遠則各相
不大疾病伏惟天象不虛老子曰圖難於其易也
爲大於其細也消災復異宜在於今詩曰日月告
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傳曰國無政不
用善則自取謫干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
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安民三曰從時臣融伏惟
方今有道之世漢典設張侯甸采衛司民之吏案

繩循墨雖有殿最所差無幾其陷罪辟身自取禍
百姓未被其大傷至邊郡牧御失和吉之與凶敗
之與成優劣相懸不誠不可審擇其人上以應天
變下以安民隸竊見列將子孫生長京師食仰租奉
不知稼穡之艱又希遭阨困故能果毅輕財施與
不弱以獲死生之用此其所長也不拘法禁奢泰
無度功勞足以宣威踰濫足以傷化此其所短也
州郡之士出自貧苦長於檢押雖專賞罰不敢越
溢此其所長也拘文守法遭遇非常狐疑無斷畏
首畏尾威恩纖薄外內離心士卒不附此其所短

也必得將兼有二長之才無二短之累參以吏事任以兵法有此數姿然後能折衝厭難致其功實轉災爲福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以天下之大四海之衆云無若人臣以爲誣矣宜擇選詳譽審得其真鎮守二方以應用良擇人之義以塞大異也

朱寵

字仲威京兆人
大司農

上書訟鄧騭

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爲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而橫爲宮人單辭所陷利口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獄不訊鞠遂令騭等罹此酷濫一門十人並不以命屍骸流離怨魂不反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冢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

陳忠

寵子

疏薦劉愷

時安帝始親政事朝廷多稱愷之德帝乃遣問起居厚加賞賜會馬英策罷尚書陳忠上疏薦愷曰

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股肱元首鼎足居職協和陰陽調訓五品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遭烈風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而今上司缺職未議其人臣竊差次諸卿考合衆議咸稱太常朱伋少府荀遷臣父寵前忝司空伋遷並爲掾屬具知其能伋能說其經書而用心褊狹遷嚴毅剛直而薄於藝文伏見前司徒劉愷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土致祚弱弟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氣頻歷二司舉動得禮以疾致仕側身里巷處約思純進退有度百僚景式海內歸懷往者孔光師丹近

世鄧彪張酺皆去宰相復序上司誠宜簡練卓異以厭衆望

疏廣言路

時逢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旣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意曰

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蹇謬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孝文嘉爰盎人豕之譏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昔晉平問於叔向曰國

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罪至死今明詔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克躬諮訪群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爲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

弭盜疏

東漢安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厄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郡縣更相飾匿莫肯糾發尚書陳忠獨以爲憂上疏曰

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疆盜疆盜不斷則爲攻盜攻盜成群必生大姦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飲食罪致大辟

過通行飲食猶今律云致資給與同罪也而頃

者以來莫以爲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
皆欲採獲虛名諱以盜賊爲負雖有發覺不務清
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跼蹐比伍轉相
賦歛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
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迫或出私財以償所亡其
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遲之漸遂且成俗
寇攘誅咎皆由於此前年勃海張伯路可爲至戒
覆車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糾
增舊科以防求事自今疆盜爲上官若它郡縣所
糾覺一發部吏皆正法

上官謂郡府也若及部吏謂督郵府也正法依

法也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
長貶秩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
處爲詔文切勅刺史嚴加糾罰冀以猛濟寬驚懼
姦慝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寒氣錯時水涌爲
變天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
典所務王事過差令處煖氣不效之意庶有謹言
以承天誠

疏復建武故事

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
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

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令得
塋送請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光中尚書令
祝諷尚書孟布等奏以爲孝文皇帝定約禮
之制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
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曰

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
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
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
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
呼其門閔子雖要絰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

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
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壘
之耻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耻也高祖受
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
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旣不
得告寧而群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
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爲彫損大漢之興雖承衰
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之耕起於孝文
孝庶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
序備於顯宗大臣終喪成乎陛下聖功美業靡以

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

疏抑中使負寵

時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爲禮謁又霖雨積時河水涌溢百姓騷動忠上疏曰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叙庶事不叙則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則感動陰陽妖變爲應陛下每引災自厚不責臣司臣司狃恩莫以爲負故天心未得

隔井屢臻青冥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濱海水盆溢交豫蝗蝻滋生荆楊稻收儉薄并涼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柚將空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春秋大水皆爲君上威儀不穆臨蒞不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彊陽不能禁故爲淫雨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駟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爲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惶

怖譴責或邪諂自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
時徵役無度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
百匹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清河
有陵廟之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爲伯榮屈節車下
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
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
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爲一拜而嫣
受歐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
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
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尚書納言得無趙昌
請崇之許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傳之援外屬近
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
決於已則下不得偏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
當霽止四方衆異不能爲害

諫以灾眚切免公台

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灾眚變咎輒
切免公台忠以爲非國舊體上疏諫曰

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三公稱曰冢宰
王者待以殊敬在輿爲下御坐爲起入則參對而
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漢典舊事丞相所請

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
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
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是故臨事戰懼不敢冗見
有所興造又不敢希意同僚以謬平典而謗讟日
聞罪足萬死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褒今者災異
復欲切讓三公者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
相使賁麗納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
徒垂宋景之誠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
書決事多遺典故罪法無例詆欺爲先文慘言醜
有乖章憲宜貴求其意割而聽上順國典下防威
福置方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誠國家之典萬
世之法也

上疏請置敦煌校尉

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
太宗屈供奉之耻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
遣虎臣浮河絕漢窮破虜庭當斯之役黔首隕於
狼望之北財幣縻於廬山之壑狼望匈奴中地名
無量之費快心於狼望之壑府庫單竭杼柚空虛筭
北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舟車貲及六畜夫豈不懷慮久故也遂開河西
四郡以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

單于孤持鼠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關
徼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
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
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執必南
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
增膽執益殖威臨南羗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
危矣河西既危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
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郵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
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
之備不脩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

慰勞吏人外無以威示百蠻感國滅上經有明誠

毛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鄒公曰臣以為敦煌宜

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
萬里震怖匈奴

翟酺字子超廣漢緱人尚書

諫用外戚

時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
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閭顯等並用威

權酺上疏諫曰

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彼非

自踈其君時不可也臣荷殊絕之恩蒙值不諱之
政豈敢雷同受寵而以戴天履地伏惟陛下應天
履祚歷值中興當建太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
蓋遠者難明請以近事徵之昔竇鄧之寵傾動四
方兼官重紱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
豈不以執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顱墮
地願爲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
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
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
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而朝臣在位莫肯

正議翕翕訾訾更相佐附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
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
不含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最安危之
極戒杜稷之深計也夫儉德之恭政存約節故文
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阜囊或有譏其儉者
上曰朕爲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至倉穀腐
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今自初政已來日月
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筭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
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姓
怨叛旣生危亂可待也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邵

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
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
定也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數子之佐雖欲崇
雍熙致太平其可得乎自去年已來災譴頻數地
坼天崩高岸爲谷脩身恐懼則轉禍爲福輕慢天
戒則其害彌深願陛下親自勞卹研精致思勉求
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損玉堂之盛尊天爵之
重割情欲之歡罷宴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右
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
可息豐年可招矣

張璠

上書陳三策

時北虜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
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延光二年敦
煌大守張璠上書陳三策曰

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
爲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
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
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
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

如又不能則宜弃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
下計也

龐參

字仲達河南
緱氏人大尉

徒中上書

永初元年涼州先零種羌反畔遣車騎將軍
鄧騭討之參於徒中使其子俊上書曰

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
不復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
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
困窮無望來秋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為萬

里運糧遠就羌戍不若總兵養眾以待其疲車騎
將軍騭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涼州士
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
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紵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
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之仇報奔北之耻雪矣

楊震

字伯起弘農
華陰人大尉

疏諫寵謁

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
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

臣聞政以得賢為本理以去穢為務是以唐虞俊

又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
未事嬖倖克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
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
而無厭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
朝塵點日月書誠牝雞牡鳴詩刺哲婦喪國昔鄭
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
討春秋貶之以為失教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
怨實為難養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與
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
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嬖變之私

割不忍之心留神萬機誠慎拜爵減省獻御損飾

徵發令野無鶴鳴之歎朝無小明之悔詩小雅序

夫悔仕於亂世小明者言周幽王大東不興於今

日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亂勞止不怨於下人勞刺厲王

大東刺亂也其詩曰勞止不怨於下也其詩曰人

亦勞止迄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

可小康也疏諫濫封

前書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分志而

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

通瓌遂以為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
之復詣闕上疏曰

臣聞高祖與群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為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佗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誼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

諫為阿母脩第

時詔遣使者代為阿母脩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暉等更相劾動傾搖朝廷震復

上疏曰

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

無菜色臣伏念方今灾害發起彌彌滋甚彌彌猶稍稍也

帝孟詩曰彌彌其失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羌虜鈔

掠三邊震擾戰鬪之後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為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合兩為一連里竟街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轉相迫促為費巨億周廣謝暉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

倚近倖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滅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謹譁咸曰財貨上流爲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惟陛下度之

地震疏

豐惲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

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曰臣蒙恩備台輔不能奉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四日京師地動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而今動搖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脩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謹譁衆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殆爲此發又冬無宿雪春

節未兩百僚焦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
曰僭恒陽若臣無作威作福玉食唯陛下奮乾剛
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掩詖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
無令威福久移於下

張皓字叔明隗為武陽人廷尉

諫誅趙騰

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
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以誹謗當
伏重法皓上疏諫曰

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
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
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
所以昭德示後也

東漢書疏卷之四 終

東洋圖

二卷之四

其



卷之二